

一事无成身已老

江正

人这一生,说长也长,晃晃悠悠几十年;说短也短,倏忽之间,如白驹过隙,还没等你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你已经老了,雄心淹没,壮志消逝。大多数人到了暮年回首往事,不知不觉中都存有一种“一事无成身已老”的感慨。

人生总是老得太快,醒悟得太晚。从人生的旅程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少不更事开始,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贪玩,脑子里对于人生、对于未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不要说有什么事业规划,有什么理想目标了。即使是读书学艺也都是在父母的帮助监督下进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生的自觉。到了青年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似明白又非明白时期,对于未来干什么、一生怎么走并没有清晰认识。

成家容易立业难。中国的父母,对于子女的最大希冀莫过

于成家立业。所谓成家无非是结婚生子,自立门户。这对于习惯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中国人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说到立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立业,简单地说是指创立属于自己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工作的平台就是创业的平台,你的聪明才智,你的敬业精神,你的创业激情,你的看待事物的眼光,你的任劳任怨的品行,包括你的文才,都能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体现。北宋时期大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哪一位不是边工作边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呢?可惜很多人并没有这种境界,只简单地认为工作是谋生手段,做一天和高雄一天钟,甚至连钟都不想撞。所以,当我们退休之后,离开工作岗位回想过往,心里总是觉得空空荡荡,大半辈子已过了,无成就。

老境

尤敬东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人老的状态,虽不尽相同,大致上大差不离。梁实秋先生小品文《老年》把老年之境说得淋漓尽致了:人老了,出席宴会有人簇拥,上下台阶有人搀扶;头发由黑而黄,而灰,而斑;牙齿裂着缝隙,再不就是露出七零八落的豁口;脸上的肉七棱八瓣,而且还平添无数雀斑;下巴垂肉变成了空口袋;浓眉间有毫毛秀出,像是迷茫,又像是免须;眼睛无端淌泪,有时眼角上还会分泌出一堆堆的桃胶凝聚在那里。

如此老境,我还没够格。但记忆力与怀旧心情的增减已经感觉到。一部电视剧看结束了,想不出角色名字;创写诗文想好的成语或自以为精彩的话语,下笔时逃之夭夭;常用的汉字书写中经常打劫;读一首诗听一首新歌,佳句妙意常常落花无影。津津乐道孩提时的风物人情,方言俚语,甚至夜梦也多为陈年旧事连续剧,偶遇熟人客气地夸你年轻也是十年前的旧模样,记忆犹新只是既往时光。

时代进步了,生活变化了,人的老境没多大变异。每天对着镜子看不出来,留个影,立此存照,则一年一个样。形貌的变老如鬓发稀疏,皮肤糙淡,目光呆滞,牙松齿豁,腰酸背痛,缩头夹颈,都是看得见的表象;体内器官的老化只有自己感觉到。久坐腰疼,久走腿疼,久睡浑身疼,肌肉萎缩缩颈伟病;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而引发冠心病,让你亲近医药零距离,身体稍有不违则疑心暗鬼。由此引发的郁闷心情,促使精神情感变得老态迟钝,生活成了许多鲜活的亮色。心思一沉,情绪走低,百事难提兴致。不满自己继而中不意别人,动辄发泄无名火,久则人厌而远之。

我于独处中与寂寞周旋的招数并无新意,诵读古诗词,哼哼旧歌。激昂的红歌,走调的样板戏,七零八落的老淮调,就那样鼓足嗓门蛮撞,制造噪音,明知五音不全,也不在意。歌曲与诗词原本宗亲,静中求动罢了。每天打发寂寞的必修课是写点蹩脚的诗文,半为痴情半御愁呆。总之,不可和自己玩耍。

人老是个渐进且不可逆的过程。悄悄地老,渐渐地老。乍看与去年差不多,但比前年就老态明显,明年比今年又有进展。

老是自然规律,万物莫不如此。所幸者曾经浮躁的心态得以安静,简单的生活品出了滋味。皓月烈日,春风夏雨,一腔静心,时刻准备享受老境,惟世间风景美妙,且行且珍惜。

我家的“人世間”

邱玲娜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日复一日地流逝,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下班、接儿子放学、买菜,然后急匆匆地回家。走到楼下,竟然看到家里厨房的灯亮着,推开家门,一股浓郁的鱼汤香味扑面而来。

妈妈笑着说,“今天家里生意不忙,你爸说小宝爱吃鱼汤,我们看天凉就就骑车过来了。”说完,她拉我进厨房,给我看锅里已经地得奶白的鳊鱼汤。爸爸看我回来,从阳台走过来数落道:“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弄这么多花花草草。”然后又回去修剪我那一阳台半死不活的绿植。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比起冷清的家和繁杂的家务,能被家人惦记温暖饱是幸福,能听到小时候最厌烦的碎碎念也是幸福。

吃完晚饭,爸爸又给我炸了三大碗油饼,填满了冰箱才收手,彼时已经晚上十点多。我让他们歇歇,早点睡觉,可爸妈说开电瓶车半个小时就到家了。上次妈妈来看我也要回去,说第二天一早要给宝宝做早饭。我突然想起来从小到大,除非出远门,爸妈妈不论多晚都要回家。妈妈在外睡不着,总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只有躺在自家床上睡觉才安心。她原是乡村教师,性子喜静,一辈子没怎么出门,这样子我能理解。爸爸是好玩的性子,从小就桀骜不驯,爷爷奶奶让他读书,他偏偏早早辍学学手艺,可奇怪了,出去聚会也好,走亲戚也好,能今天回来的绝不拖到明天。我一直想不通是什么动力让他们身体再累也要回家?其实我想不通的还有很多,譬如爸爸总惹妈妈生气。妈妈为什么总是像惯孩子那样惯着他?妈妈总觉得身体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为什么不去医院,爸爸一哪里说不舒服了就立刻走南闯北地带他去?我更不清楚,爸妈两个人明明性格截然相反,是怎么朝夕相处一起走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

当我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突然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应该都源于爱和责任。爸妈的组合是媒人介绍,据说当初我妈一眼认定了我爸,那个年代的人爱了便是一辈子。她当然也爱我们,会每天给我们打电话嘘寒问暖,会隔三岔五拎些好吃的来看我们,可她最舍不得的还是爸爸,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而爸爸在妈妈的呵护下,虽然嘴上还是得理不饶人,但内心变得细腻,更会表达对我们的爱。所谓“少小夫妻老来伴”,他们要回家,我想让他们心安的不是那栋老房子,而是老房子里我们成长的痕迹以及他们朝夕相伴的点滴记忆。我忽地明白了,正因为有这样相相爱爱家庭的熏陶下,我们姊妹才能始终积极乐观,才能始终温暖地热爱这人世间,也是他们,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柴米油盐才是生活最真的样子。

还没下班,妈妈又打电话来问没吃饭。同事笑着说:“你妈天天不放心,让她来照顾你们啊!”我笑了笑,比起我们,爸爸更需要她的陪伴和照顾,不过有这份爱的支持,我们也能过好属于自己的“人世間”。



碧水掩映 董素印 摄

父亲的“高铁梦”

张建忠

前几天,县融媒体中心邀请摄影学会、杂文学会、市网络作家协会射阳分会的文学和摄影爱好者,到团投企业开展“农水杯”征文采风活动,当我们来到河镇境内的高铁站采风时,我被眼前那壮观的高铁站建筑设施、站房上醒目的招牌和站房内外川流的人群所吸引,顿感心潮澎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承想这么快,我县的老百姓也能坐上高铁驰骋祖国大江南北!当时的我就很想大声呐喊:“父亲,我们射阳有高铁站了……”

采风回来后,我和妻子提及此事时,她连忙接话茬对我说:“老张,今年中元节回老家祭奠时,一定要将这个喜讯告诉你父亲,告诉他老人家,他的高铁心愿已经实现了。”

父亲生前喜欢旅游,先后曾到北京、河南、南京、常州等地游玩过,就是没有去过上海,2015年他的上海堂哥回老家,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并约好去上海旅游,我们也做好了开车陪他老人家去上海游玩的准备,可父亲却笑呵呵地说:“你们工作都很忙,开家里汽车还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如果能乘高铁直接去上海就好了!一边乘车,还一边欣赏沿途景色,个别小时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信心百倍地对他说:“父亲,你放心,国家已经纳入计划了,离开工的时间快了,您老养好身体慢慢等,您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墨香氤氲兴未阑

郭开国

清浅时光好流年,最人间五月天。试问谁人不喜,这春浓夏至、满眼翠绿、花香沁脾,充满浪漫诗意的美好季节?然而,壬寅年春夏间那令人厌恶却又驱不散的新冠疫情影响,既好似一头猛兽又更像一座大山,搅得人心绪不宁,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向来平安祥和被人们誉为福地的射阳射阳,也因输入型疫情出现,罕见的掘下“暂停键”,进入静默防控状态和持续不断的核酸检测。如此,竟让蕴藏积聚一冬一春力量绽放出的艳丽景色,没有了往年此时那众人争睹与不舍赞美的场面。

“唉,我没在网上购买什么东西呀?”接到电话,心存疑惑的我,赶忙戴上口罩去了小区内快递点,翻找出收件人为我的那沉甸甸的包裹。细看标注不禁眼前一亮,原来这包裹快件竟来自“江苏省作家协会”,那可是我满怀期待、心驰神往了多年的地方。原本也有郁闷不堪心境的的我,可就因这期间意外收到一个快件而改变。

小心拆封去皮,惊喜地看到里面,堆叠着一摞散发着淡雅墨香的《江苏作家》《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等省级知名文学期刊。刚急匆匆看,便从中间滑落下一本色彩墨绿,内页上贴有我头像照片、上盖着“江苏省作家协会”钢印的会员证。“我,这就成为作家了?”反复翻看,好似梦中,四眸过往,想到自己出生偏僻农村,读书时成绩也非出众,后来更没考上什么正正规院校,仅仅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喜好阅读,并努力心有所感,笔有所为。不经意间,为所见、为感动、为生活拼搏了大半辈子,竟在耳顺之年荣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不已。

若不是年轻时经历过贫穷和苦难,或许很难感受到今天生活的安定与幸福。我记忆中抹去不了,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茅草屋,喝的是惨兮兮,穿的是旧衣服。到了读书年龄,上学例是没有晚课,可原大队学校就那些几间破败教室,首先得安排给高年级的学生使用,因而刚上学及的低年级孩子,往往只能背着书包,扛着板凳,令到张家、明去倪家借房读书,甚至天晴时就在生产队晒场上上课。遇到农忙,老师还要带着我们到农田里,帮着生产队给苗期棉花、玉米排苗、捉虫、拔草,庄稼成熟后还要经常帮助大人干一些采摘、掰收等力所能及的农活。

这样的就读状态,自然也就没谁家长会去计较孩子学习成绩如何?就在此阶段,有同学陆续带来《红红记》《罗盛教》《平原作战》等“小人书”,有字有画可吸引人了。我也成了讨好那些同学,意在能够成为借书阅读的对象。我甚至还有过利用假期出去“拾荒”出售废品,挣个一二角钱买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经历。在那些“小人书”中,当时留给我影响最深的应该是《高玉宝》,十分地佩服他。他小时吃过不少苦,参军打仗

贪图安逸难成事。人们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又想放松自己,享受享受生活。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多数人都存有一种补偿心理。认为小时候吃过苦,再大一点又遭过罪,为国家建设出过力,好不容易赶上了改革开放,过上了一段好日子,现在人老退休了,一定要好好犒犒劳一下自己,补偿一下曾经失去的岁月。可惜时间不等人啊,你想补偿自己,寻求一时的安逸舒适,精神与意志就会自然松懈,你想在事业的丛林中摘取成功的果实就十分困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望着渐渐老去的我们,一种失落与惆怅挥之不去。据说某个国际组织曾经对若干老年人做过调查,其中就有一项:“你老了,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绝大多数老年人回答:“没有乘年轻的时候,干出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看来此类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是哪一个国家特有。

人类最大的优势,是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 and 教训直接或间接地传授给后人,使后人有所借鉴,少走弯路,使生活与发展相行不悖,减轻“一事无成身已老”的人生悲叹!

(近日,九十二岁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县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李益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胜悲痛。李老医术精湛,廉洁行医,当年有口皆碑。前几年,一个小偷入宅行窃,见到李老的许多荣誉证书,发现李老曾救过他父亲的命,小偷良心发现,金首饰和现金一样不要,只拿走了一瓶矿泉水以作“纪念”。回忆三十多年来与李老的交往,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特将三十多年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拙作《同名同心大小李》附录于后,作为对李老的怀念;同时,也对文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医术精湛、廉洁行医,同样也叫李益的外科主任医师表示思念。)

在射阳县,提到县医院的“大小李益”,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李益”今年61岁,“小李益”今年47岁。从外表看上去,“大李益”身材要高一些,“小李益”则相对地矮小一些。由于他俩同名同姓,年龄和个头一大一小,人们习惯上就称他们为“大李益”和“小李益”。

有趣的是,“大小李益”不仅都是医生,而且都是共产党员,又分别担任医院内、外科的党支部书记、科主任。最值得人们称道的还是:他俩都有一颗献身医疗卫生事业,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赤心。

“大小李益”热心于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早已成为射阳医院的“台柱子”,而且善于总结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论文,在许多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他们在射阳医院共事20多年,互相配合默契,究竟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痛苦,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多少人的生命已难以统计,可他俩同心同德,廉洁行医的事迹却有口皆碑。

许多经过“大小李益”治疗的病人,为表达感激之情,千方百计打听他俩的住处。遇到这种情况,“大李益”总是严肃地说,要治病到病房,非要打听我的住处做什么。案中有所谓,谓中有庄。今年春天,一位患贵门癌的病人家属几经周折提到“小李益”的家,趁“小李益”不在,向他那上中学的孩子扔下一个红包,转身就走。“小李益”回家后,严肃地对孩子说:“病人生病已很苦恼,收他们的礼物,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不等于雪上加霜吗?”说着,他顾不得委屈得哭了起来的孩子,一阵风跑到病房,当众把红包交给了患者。“大小李益”治病不收礼物的事迹在射阳医院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那些怕不送礼医生治病不尽力的病人疑虑打消了,思想压力减轻了。许多人说,找他俩治病,心里踏实,见到他们病好了几分。

“大李益”廉洁行医,一些“精明人”却不以为然,背地里“开导”他俩说,凭他们的医术,加上在射阳的影响,思想稍微“解放”点,要收点红包土特产,就是建楼房也不愁没票子。“大李益”说:“做医生的是有使命感,要救人命,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是自己的本职,收受病人的礼物还叫什么共产党员、人民医生!”“小李益”则说:“医术精还要医德高,心地洁白才能无愧于白衣战士的称号。”

1990年,他俩分别被有关部门授予盐城市医德医风先进个人和射阳县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今年2月份,“大小李益”同上海射阳县、县政府的光荣册,一起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

担着机关公文、领导讲话、对上汇报等文字撰写任务,准确地书就是乡镇机关一个文字“打杂工”。乡镇工作虽说千头万绪,但大多岗位上人员只需动动嘴、跑跑腿就能把事情干完,可要让各项工作白纸黑字,形成领导满意的文字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能不负组织和领导信任,初进机关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一方面找来资料熟悉镇村、单位基本情况,一方面和极购买新闻、公文写作等相关教程书籍突击“充电”。

正是在那一本本专业书籍“老师”辅导和活学活用试笔之下,虽也曾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挫折,但我坚持以书为依,靠靠靠靠靠,不仅及时有效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类文稿撰写任务,而且在新闻写作上还注重运用文学表现方式,增强了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影响力,所采写的现场新闻、挡不住的“诱惑”、新闻故事《破例赴宴了民愿》、工作通讯《开行政群间的“直通车”》等作品先后在全国获奖。

购书、收藏、阅读、写作,早已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次外出,我最喜欢跑的地方不是热闹的街市、商场和游玩之地,而是书香浓郁的书店、报摊,回来包中塞满的不是家人期盼的物品,而且各种书籍和当地报刊。

走向社会,从村里到集镇、由集镇到县城、再从城西到城东、屡搬新家,书房必备,家具物品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一直跟我被保留的,唯有那一捆捆、一箱箱书籍和用稿剪贴。我家先后被县市表彰为“书香家庭”和“示范家庭书屋”。

诚然,我心中也有烦恼与纠结,想当年有时间、有精力阅读,却因自己手头拮据,往往只能“望书兴叹”;而现在经济尚可,新书不断,我虽抓住一切可利用时间阅读,但却仍有许多已购心仪之书,只能束之高阁无暇顾及。

参加工作接近40载,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县直部门,也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始终不忘热爱文学和新闻写作的初心与使命,并努力将它们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形成优势互补、彼此促进的“双赢”格局。粗略统计,我坚持写作这些年,先后用稿20000余篇,发表500余万字。

2015年,我以“草根者的记忆:人物卷”为主题,出版了第一本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无名花开》,浓墨重彩,真实记录 and 宣传了百余名县内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普通人物及先进典型,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

在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上,我把传递正能量和挖掘新典型,作为创作和写作的重点。所创作的《难忘当年“上河工”》《小村“草露王”》《“老景福”终成往事》等文学作品在国家、省、市获奖。甘当“写手”,先后挖掘和参与宣传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张宏、“全国优秀民间河长”李泉、“中国好人”周守伟、潘德江、张同祥,“江苏好人”陈和凤、李进勇、沈海滨等百余位各级各类先进典型,我的稿件也多次获得国家、省、市表彰,获评“鹤乡文化英才”称号,并先后荣幸地被市作协、省作协吸纳为会员。

半辈子已过,感谢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丰满了我的精神生活!我将继续把阅读坚持下去,从而更加从容地书写好自己今后精彩的岁月人生。